

生活向前

· 獨幕話劇 ·

鄭 達 司馬玉裳

根據廣東荳蔴紡織廠戲劇組集體創作，
陳昌、潘基執筆的『九十六支細紗』改作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

生 活 向 前

• 獨幕話劇 •

鄭 達 司馬玉裳

根據廣東苧蘿紡織廠戲劇組集體創作，
陳昌、潘基執筆的『九十六支細紗』改作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廣州

生 活 向 前

鄭 達 司馬玉裳

•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專版字第一號

華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廣州大南路四三號

廣 州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廣 東 分 店 發 行

•

書號 穗0517 字數 34,000

開本 787×1092¹/₃₂ 印張 2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4,200

定價2,000元

內容提要

本劇通過一個麻織廠的老技工戴師傅改裝梳麻機的事件，顯示出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生產中開展技術革新運動、提高產品質量、降低產品成本這樣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主題。戴師傅的革新工作受到了許多障礙。但是戴師傅緊密依靠着黨和羣衆，堅持鬥爭，終於把梳麻機改裝成功了，從而提高了產品質量。鬥爭的勝利表明了人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願望，以及由此願望而產生的推動現實生活前進的力量。

登場人物

戴師傅：四十一歲，保全工，共產黨員。

陳師傅：四十三歲，保全工，戴師傅的老拍檔。

小周：二十歲，保全徒工，青年團員。

陳月霞：十八歲，製織女工，小周的愛人，陳師傅的女兒，青年團員。

梁美珍：二十四歲，製織女工。

何桂芬：十九歲，製織女工。

戴妻：四十歲，戴師傅的愛人。

時間：一九五二年四月某日中午。

地點：華南某麻織廠的休息室。

景：這是一間休息室，同時兼了好多種用途——休息、會客、看書讀報、打康樂球、下棋、家裏送飯來的工友在這兒吃飯、開小組會、音樂組練歌、戲劇組排戲、有時堆放還沒有入倉庫的生麻。工友們上班時帶來的衣服、雨傘、飯盒子等雜物，也都擱在這裏。

屋子是利用廠房的過道隔起來的，所以建築物顯得不大規則。左首是一條通向車間的過道。右牆有門通外，從微向右斜的右窗望出去，可以看見幾株高大的木棉樹和水塔。正牆靠右突出一段過道，有樓梯通向辦公室。

屋裏有長櫃、報架、茶缸、康樂球台、一塊值日牌、一張長條桌、幾把椅子和一張藤沙發……。牆上貼着兩幅引人注目的大標語：

『開展勞動競賽，厲行增產節約。』

『織出第一疋漂亮麻布，迎接紅五月。』

幕起：中午時分，陽光從窗外透過搖曳的木棉樹葉射進屋子裏來，有點燥熱。車間裏機器轉動的聲音隱隱傳

來，空氣中佈滿塵埃似的飛花，和隨風飄舞的木棉花混在一起。雖然才是四月天，已經有初夏的味道了。

小周聚精會神的在窗前寫黑板報，嘴裏唸唸有辭：『脫膠車間試行硫酸，高錳酸鉀處理熟蔴和空氣氧化後，蔴質有了進一步的改進……』他停了一會，拭去額上的汗，又繼續寫道：『戴師傅有二十多年的技術經驗，紡細紗的試驗，一定可以成功……』

這時，何桂芬愉快的哼着歌曲從窗外經過，看見屋裏有人，伸頭進來望望——

桂：（高興地）小周，你還不領錢去！發薪水啦！

周：（望望她，不滿地）呃，何桂芬！還沒下班，怎麼你就忙着去領錢啦？別的事也不見你這麼積極！

桂：你又教訓人啦？算了吧！人家好心好意的來告訴你。

周：我這是爲了你好。要不你還想爭取入團？

桂：（觸到痛處，生氣了）青年團又不是由你包辦！（想走，聽見下班鐘響了，便加上一句）你聽！這不下班了嗎？（把窗一推，憤憤的走了）

周：哼！（又去寫黑板報）……我們精紡車間響應黨委號召：『織出第一疋漂亮蔴布，迎接紅五月』，訂出保證條件：第一，提前十分鐘上班，做好清潔工作。第二……

（戴師傅從車間走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只紗錠。他走到小周身後，看看黑板報，拿起刷子，把關於紡細紗的消息

擦掉。)

周：戴師傅！是你？

戴：你開夜班，怎麼不睡覺去？

周：什麼時候啦？還睡得着嗎？

戴：那不行，身體搞壞了怎麼辦？

周：我回頭就睡。(指黑板)你看，寫了半天，你把它給擦掉啦！

戴：紡細紗就紡細紗吧！哪用到處哇啦哇啦的叫。(把紗錠給周看)再說，這還沒紡成功哩！

周：唉——不要緊，會紡成功的！我這稿子都寫好了。瞧！(唸)『細紗試驗成功，好蘇

布出廠！』

戴：(笑)這孩子，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。

周：戴師傅！你不知道我心裏頭多麼着急。今天早上有個傢伙到總務科來要求退貨。他說我們廠紡出來的蘇布又粗又多粒頭，『滿天星斗，條條火車路』，簡直就是破蘇包！(激動的)外面人給我們廠改了個名字，不叫『蘇織廠』，叫『蘇包廠』！你說氣人不

氣人？

戴：這是羣衆的批評嘛，我們應該接受。

周：還有更氣人的呢！你在這兒搞試驗，廠裏頭有些人不來幫手不說，還在背後說風涼話：說你『這山望見那山高啦！』『當上市勞模不夠，還想當全國勞模啦！』『有毛有翼想飛啦！』……有的怪話才叫人難聽呢！

戴：（沉思）是嗎？

周：就連陳師傅都說你存心跟機器過不去；說你『保全師傅紡細紗——撈過界了！』

戴：這只怕是少數人的看法吧？

周：少數人是少數人。戴師傅！我說這試驗可一定得搞成功！要不把好紗紡出來呀，人家可真要看笑話了！

戴：（沉思了一會）小周！我想打從民主改革結束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算起，這才沒多久的工夫，我們廠就一天天的變了——爐房改裝，消滅了氣壓不夠供應煮蔴的毛病；精紡車間推廣了先進工作法；脫膠車間實行了熟蔴化學處理；電整車間改裝了舊綫路，保證了電力供應……說改進也不少，可就是關鍵問題沒解決，蔴質還是提不高。

周：那，關鍵呢？

戴：（從懷裏掏出一張圖樣）在這裏。

周：（急忙打開來看）『梳蔴機改裝設計圖』！戴師傅！你真的要改裝梳蔴機？

戴：我想了好久，細紗爲什麼紡不出來？問題是頭纖率太低。頭纖率爲什麼低？原來是梳
麻機在搞鬼！（指圖）所以我想叫它跟我們多生產些頭纖！

周：（欣喜的）啊呀，這才叫好呢！（立刻在櫃頂上尋出一把大鐵鉗）走！戴師傅！我們馬上就
幹！

戴：你想馬上就幹？

周：那還等到什麼時候？紅五月馬上就到了，要是『五一』節還沒把好麻布織出來，看拿
什麼去參加遊行？

戴：別忙！圖樣雖說昨晚開會通過了，廠長跟支書也同意改裝一台試試。可陳師傅是製織
車間的保全師傅，機器全經他的手，還得先找他商量商量。

周：找陳師傅商量？（搖搖頭）別找釘子碰了！陳師傅這人，機器就是他的命，你拿指頭碰
碰都不成，還想拆卸來改裝？

戴：不，昨晚開會，陳師傅也在場。今天改裝，還是跟他商量一下好。

周：唉，戴師傅，還說找他商量？上回你才提一句要改裝梳麻機，他當着車間主任就跟你
爭的面紅面綠，差點下不了台！今天你真的動手要改，他還能够答應？

戴：（沉吟不語）……

周：再說，前兩天你在家埋頭打圖樣，他却在背後裏到處反對，鬧得梁美珍他們也對你產生了好多意見。

戴：（阻止的）老陳也是爲了生產好，他怕我搞出毛病。（收起圖紙）我這就找他去。（走）

寫好黑板報快點回去休息，知道嗎？（自右門下）

周：知道了。（轉念）我才不去睡覺呢，改裝梳蔴機可少不了我的份。（想）唔，對了！我

把戴師傅改裝梳蔴機的事編條消息，黑板報上登出來。我這麼寫『關鍵就在梳蔴機，要出好布不稀奇』。（得意的）對，這是標題。（再接着寫下去）『我們，蔴織廠的工

人，用什麼來迎接我們自己的五一勞動節？用什麼來迎接我們祖國的經濟建設？我們，用什麼來滿足人民的需要？』（提高嗓子）『同志們！我們不講空話！我們，用創造性的勞動！用漂亮的蔴布！』

（月霞自右上。）

霞：小周！聽你嘰哩咕嚕的，在搞什麼鬼？

周：（興奮的）月霞！快來看！（指黑板報）

霞：（沒注意）這是你的工資，我跟你領來了。（遞給他）桂芬說你剛才罵了她？

周：（瞪瞪眼）沒有呀。

霞：你這人呀，什麼都好，就是不會團結羣衆。

周：我要不是爲了她好，我還不說她呢！

霞：桂芬她生產都不能算壞嘛！

周：哼，兩天好，三天糟，就是有些冷熱病。整天跟李慧芳她們玩在一起。李慧芳是什麼人？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『牛女』，跟這樣的人跑，能學到什麼好東西？

霞：說人家『牛女』，你自己才真是牛脾氣難改！

周：（想着什麼）……

霞：咦，你怎麼啦？聽見我說話沒有？

周：（欣喜的拉起月霞的手）月霞！這真是一個大竅門！

霞：什麼竅門？看你這人哪，想竅門想的失魂魚似的。

周：不是我，是戴師傅要提高頭織率，改裝梳蔴機。你說，這要改裝好了，那我們廠出的蔴布，可不就跟今天的不一樣了嗎？

霞：（也有了興趣）戴師傅要改裝梳蔴機？

周：可不是。戴師母說他這一向回家，總是寫呀畫的，有時雞叫了還不肯睡覺。原來他把圖樣打好，已經給上頭批准了。我有這馬上就要改裝試機，他現在找你爹商量去了，

你爹現在哪兒？

霞：沒看見。

周：（不假思索地）我看你爹那個頑固派一定不會答應。

霞：你說什麼？

周：月霞，別生氣！我這是有口無心，順嘴溜出來的。

霞：（不高興的）你對我爹有偏見。

周：偏見？決不是偏見！你爹的確是……是有些固執嘛。

霞：小周！你要是跟我爹合不來，看你將來怎麼辦？

周：怎麼辦？還怕他不讓我們好？（掉頭寫黑板報）

霞：（突然）慢點！

周：幹什麼？

霞：你把衣服換下來！

周：換它幹嗎？

霞：你看你搞機器總是不小心，這裏破一塊，那裏掛一片，不上班還穿在身上。快點換下來讓我跟你補補。

周：那裏破啦？在哪兒啦？

霞：（指給他看）這不是？這裏，這裏，還有這裏——

（梁美珍和桂芬自右門上。）

桂：（看見月霞和小周就笑起來）什麼這裏那裏的，不吃飯在這兒親熱。啊哈……（學着月霞往梁

美珍身上亂指）這裏，這裏，還有這裏——

霞：桂芬，死丫頭！（舉起手來）看我不——（追她）

桂：啊……珍姐！（急忙撲到梁美珍身上去）

梁：（被她撞了一下，跌坐在沙發上）看你呀，撞死人啦！

（小周笑笑，自去寫黑板報。）

桂：（一把抱住梁）珍姐！快幫幫忙吧！快！

梁：（掙開她）好了，好了，一點正經也沒有。（起身，走去黑板報前看小周寫黑板報）

桂：月霞，不來啦！不來啦！有正經事，不來啦！

霞：（放下手）你還有什麼正經的？（走過去）

桂：我問你，這個月你領了多少超額獎？

霞：超額三車。你呢？桂芬。

桂：我……（略一停頓）定額都沒做够，還超額獎呢？（小聲的）我有珍姐那麼好的技術就好了，告訴你，珍姐這個月她超額八車！（伸伸舌頭）

梁：（突然地）什麼？戴師傅真的要改裝梳蔴機？

周：是呀！你說好不好？珍姐！

梁：（言不由衷）好！（頓）改的成當然好！（走開）

（冷場片刻。）

桂：月霞！李慧芳說：高第街又到了上海來的泡泡紗，顏色才叫好呢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！

霞：泡泡紗？泡泡紗到啦？

桂：哎呀，有大泡泡，小泡泡，綠的，粉紅的，淺藍的，橙黃的……，昨天我跟錫明去看了來……

霞：又找你愛人去了？

桂：別打岔，我跟李慧芳在街上碰見他的，他叫我們一塊兒上『大華』跳舞，我不肯，我說要先去看泡泡紗，……

霞：你呀，（點點她的額角）家庭不用你負擔，錢都不知道往哪兒花好。桂芬！我勸你學學珍姐，節省點錢存在銀行裏吧！

桂：我那有珍姐那麼會打算？

梁：打算什麼？我跟你們這些娃娃女不同，我一大家子負擔。將來這日子還不知道怎麼過呢……

霞：你担什麼心呢？珍姐，將來到了社會主義，日子不就過的更好嗎？

梁：遠景雖好，近況難捱，社會主義這還望不到頭呢。

桂：（不耐煩的）扯那麼遠幹什麼？月霞！下午買泡泡紗你去不去？

霞：買泡泡紗？那要多少錢？

桂：管他多少錢，反正錫明知道那兒有便宜貨。

（小周再也聽不下去了，摔掉粉筆。）

周：天垮下來了！看你們還開心！

霞：小周！

桂：你這人屬牛是不是？儘發牛脾氣！

周：（忍不住）你就曉得跳舞、游水、逛街、看電影、買泡泡紗！先做些好麻紗出來再說吧！

桂：你管得着？我做得好不好，沒你的事！

周：沒我的事？你梳的蔴纖馬馬虎虎，人家就紡不出好紗，織不出好蔴布。我們廠就得賠錢虧本！怎麼沒我的事？

桂：你把工廠打包裝箱，抬回家去管好了。

周：（真氣了）你胡扯！

霞：小周！

桂：（向周）你才胡扯！

霞：桂芬，算了吧！小周，你別說了！

周：（不理月霞的阻攔）你就看見你自己，想着你自己，怎麼也不多跟工廠想想？只曉得多拿工資，就不懂得多做工夫！（從袋裏翻出一封信和一塊粗蔴布來，擲到桌上）人家寫來的退貨信！工會主席叫我釘在黑板報上給大家看看。質量搞不好，人家要退貨！

（靜默了一會兒。）

梁：（不高興的）這又有什麼好鬧的？我們廠從前織的什麼樣布，現在這織的什麼樣布？能這樣已經不容易了。還是陳師傅那話對，這已經是到了頂啦！憑這些機器都快變成破銅爛鐵了，你還想它怎麼樣？憑良心說吧，這產量還能算少？

周：產量高出得多就行了嗎？人民要穿的是蔴布，可不是破蔴包！